

皇朝經世文五編



時務分類文編卷二

生財

總論

天下萬事萬物莫不有理。淺者見淺，深者見深。淺人不可以語深，猶深人之不可以語淺也。富國之學，以美利利天下。欲天下人人能知之能行之，則必自淺者始矣。斯密德者，英人也。首創是學，名之曰邦國財用論。言富國也，實言富民也。蓋財用者，人生衣食之源。民苟無財，國安得用？故民財者，國用之本也。夫財在天地之間，其途亦至廣矣。凡人之所食所用，有無多寡，盈虛緩急，或足或不足。彼此交易而退者，皆得謂之財。天空之氣，生人呼吸之所需也。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其可寶貴，孰大於是？然取之不禁，用之不竭，人非不足。我非有餘，不可交易者，非財也。水之爲物，無地無之，無人不用。宜水亦非財。然而通都大邑，地狹人稠，雨水不足以供用，則必借人力以運之。而水亦財矣。英國安威耳山，名泉所出，一渠之水，賤與天空氣等。及運至倫敦，遷地十餘里，而紐利佛自來水公司遂倚爲致富之源。故天下之財，無定者也。視天下人之用與不用而已。視所用之有無多寡，盈虛緩急而已。貧富之不齊，非獨國與國然也。卽一國之中，今與昔亦異。英人昔日之貧，與今之土番等。地猶是地，民猶是

民以今較昔。若判天淵者。何哉。英所倚以致富而保富者。煤鐵也。紡織也。工藝物產也。昔有是財而不知用。不能用。故蹙蹙然千歲食貧耳。乃數十年間。風氣大開。貧者驟富。則昔之英民愚。而今之英民智也。造物生財。不囿方隅。本無限量。而取財用財。理財之道。則視其國之教養。以爲盛衰。無中外古今。一也。有富國。有貧國。有不貧不富之國。厥初生民。獵獸而食。一變而爲游牧。再變而爲耕稼。而教以興。而政以立。聲明文物。彪炳寰區。所謂富國者也。蠻夷之俗。佃漁爲生。沙漠之民。游牧爲業。或草衣木食。或毳幕氍裘。荒忽往來。自生自滅。所謂貧國者也。東方諸國。立長以治。聚族而居。遺俗流風。最爲近古。特安常習故。不知變通。地產雖豐。人力未盡。所謂不貧不富之國者也。此其中各有其所以然之故焉。不可不察也。天下事不進則退。富國求進不已。故能日臻富強。貧國日退者也。不貧不富之國。不求進。亦不欲退。終亦歸於日退而後已。宇宙生成之物。固無久而不敝者。夫國亦猶是耳。錢幣者。計數者也。校量物價之貴賤。以懋遷有無者也。而百年以前。視國之貧富者。輒以金銀之多寡爲衡謬矣。夫錢幣可以籠萬物。而萬物亦可以制錢幣。人見錢幣之貴。遂謂萬物莫貴於錢幣。金銀之外。無所謂財。乃至理財制用。內治外交。上下沾沾然日爲積金之計。抑知財之所以生。與國之所以富者。在是而不在是也。苟務得之。乃反失之。此旣聚之。

三要

彼或散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不有通人安知道妙此富國策一書所出不能不作也

生財之道三曰天時曰地利曰人功天事隱而難明也請先言地利地上之利則五穀百果鳥獸草木及飛潛動植諸物是已地中之利則五金煤鐵藥石諸產是已地上之生長者無窮地中之蘊藏者無窮而出以供天下人之取携者有限此所謂自然之利不竭之源也然地利雖富取材致用則全恃乎人如煤產於山天生利藪不有人力采而運之其利將終棄於地卽采之運之僅恃人力而手足之力必有所窮則取者半而棄者亦半也機器之用興而後山川之蘊出其制雖巧非銅鐵不能成則地利之與人功交相需也亦交相濟也雖然以物製物物必有自來以工作工工不能無食所以籌之於先積之於素固有在地利人功之外者則資本其尤要矣夫資本不從天降不由地出一言以蔽之曰撙節之所餘非謂有所餘卽有所得有所節卽有所成也地利之所生或經數十百人而始能供用人功之所出或閱數千百器而始可觀成譬之農夫服田力穡自耕芸播種以至有秋必經數月之久此數月中豈能枵腹而待新穀之登乎所恃以延生養命者固舊歲之所餘撙之節之以濟今年之用者也農夫則然推之於工推之於商亦何莫不然然天下之人往往明於

時表云云卷之八
農而闢於工與商者則何也。夫地利者生財之道也。人功者取財之道也。而資本者節財之道也是之謂三要。

人功

一紗一布物至微矣。然而種棉者美國也。紡紗織布者英國也。購而服之者印度中國日本諸國也。計其道里已環繞地球一周。其棉之在美國也。始而耕。繼而種。終而穫。而軋子而打包。而舟車運載。由內地以至海口。美國人功之勞費已不可勝計矣。其由美至英。隔三萬里之海程。不能徑渡。英人於是乎造舟以迎之。初用帆。後用輪。萬舳千艘。連檣入口。又必有擔負之人。夫堆積之行棧。舟車運載。由海口以達內地。入織布紡紗各廠。汽機一動。萬軸玲瓏。工徒千人。往來如螳。經十五器而成紗。經廿四器而成布。而成包。而成捆。舟車運載。又由內地以出海。濱載以輪船。入地中海。穿蘇彝士河。四萬里而至印度。又二萬里而至中國日本。則英國人功之勞費。又當何如也。區區紗布之微。其功繁且鉅如此。此外之百貨百物可知矣。功雖至繁。費雖至鉅。而上下孳孳然。併力一心。未嘗厭倦者。則億萬生民度日謀生之所繫也。然而人功之生財。有可見者。有不可見者。有相關者。有若不相關者。萬物生於天。出於地。聚於人。成於衆。人之不能生物。猶天地之不能聚物也。穀之與麥。天所生地所出。種之

穫之春之磨之炊之煮之成飯成飭以充饑而果腹者人也。若農若工若商此生財之顯然可見者耳。錢鎛以耕釜甑以爨農有所不能爲則助農以耕者皆生財者也。饑必思食寒必得衣工有所不能致則助工以作者皆生財者也。道路往還舟車轉運商有所不能兼則助商以通者皆生財者也不甯惟是彼修道之兵夫巡街之捕役聽訟之官吏守垠之兵船乃至輪舟火車郵政電報銀行之屬及各種格致化學重學光學電學地學之類皆所以補農工商之不及與大利除大害以永保此農工商各業以坐收大利於無窮也。此生財之功若相關若不相關若可見而若不可見者也。卽如鄉里之蒙師不知者以爲糜財實甚妨工實甚若謂蒙師亦生財者其誰信之及出而就農工商各業則知書識字者較之不知書識字者所得之工價必較豐則所生之財在人身矣。所成之物料必較精其取價必較昂則所生之財在器物矣。今日通商萬國機器盛行無論大賈巨商皆須通達古今中外人情政俗之大凡始能獨操勝算卽下至小負販一材一藝若非通曉書算幾於跬步不行智慧聰明非師不開非學不出然則勞力者生財之末節而勞心者生財之本原也。且人之所以成大功立大業者恃此精神意氣耳。苟惟是潦倒頹唐則萬念俱灰卽萬事瓦裂西國七日安息蹴踘放鷹花草園林供人游憩隱以陶鎔志氣涵養心神使舉國之

人俯仰寬然皆得有生之樂而後可以課其勤惰責其功能所謂勞之而不怨也此事無端糜費似有害於生財而固亦生財之大本矣獨是糜費則同而有益與無益不同天下不能無游民游民不能無浪費如東方諸國修築寺觀賽會迎神僧道之流斂錢肥己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所費者皆農工商勤苦之所生而不能自生一物以裨世用則於生財一道有害無利有過無功實國與民之大蠹也而作爲有益之人亦往往有無益之浪費如一身之服物戚友之應酬婚喪則奢侈相高玩好則珍奇是尙校其究竟無益於己並無益於人徒以習俗相沿性情偏嗜負累滋甚欲罷不能所謂久則難變耳欲富國者審之於勞力勞心之大小辨之於有益無益之異同於生財之大道思過半矣

資本

資本者蓄積之謂也而非金銀錢幣之謂凡預儲於平日以爲生財之具者皆是也執農人而問之曰爾有資本若干則以若干金對非必皆金銀也綜其田產器物之屬都爲此數耳蓋必如是而後可爲良農也新穀既登今歲之所入備明歲之所出不能不售也用之於有益則資本矣用之於無益則非資本矣或曰售穀易金以供耗費此金不已爲人之資本乎不知好此無益者耗費也作此無益者亦耗費也皆

非資本也。譬以千金製一筵，食盡則空衣敝則棄，用者售者均浪費耳。假移此千金百金者，出而就農工商各業，則朝夕孳生之財產，什伯倍蓰而不可勝窮。而所費之傭值，所役之工人，復有無算。貧民藉奔走以謀衣食，是用者售者均有大益也。故資本者，搏節之餘，彼此均利之謂，非藏而不用，與用而不當之謂。能孳生者，謂之資本。不能孳生者，卽不得謂之資本。其大較也，故用財之道有三：既能養民，又能生物，勤於農工商之本業者上也。雖能養人，不能生物，用於築亭鑿沼土木諸工者次也。既不能生物，又不能養人，費於衣食玩好之具者下也。或曰：國趨節儉，如財源壅滯何？毋甯示之以奢，使錢幣流通，小民亦得各謀生計乎？夫所謂搏節者，非惜財聚財如守財虜也，乃用財於有用之地，則財產益增，流通益廣，生計益寬，而貧賤之民皆得以節其勞而紓其力，是故田器牲畜者，農之資本也；機器工食者，工之資本也；金銀錢幣者，商之資本也，皆通也，非塞也，皆蓄也，非藏也。資本有二：曰暫本，曰常本。暫本爲目前計，消耗易，籌措易，孳生亦易，而收效則速而小；常本爲持久計，消耗難，籌措難，孳生亦較難，而收效則大而長。如農之耕芸培壅，暫本也；開渠建堰，則常本也；工之廩餼，暫本也；機器則常本也；商之貨物，暫本也；行棧舟車，則常本也。暫本之外，應有常本，以備意外之事，不時之需，異日推廣拓充之用。而人知暫本不

知常本者。識力有大小。心計有淺深耳。夫暫本之改爲常本也。莫大於手工之改爲機器。舟楫之改爲輪舟。車馬之改爲鐵路矣。將改之時。咸慮工商失業。乃消耗鉅鉅。彌補益豐。富國富民。均倚此爲生財之大本。而當其始也。則明智者。猶竊竊然疑之。皇皇然慮之。然後知天地之理。日出不窮。規規一隅。安知大局。一知一不知。一改一不改。其不敵也決矣。天下事知則真知。改則竟改。若如中國吳淞鐵路。購赴臺灣。聽其霉爛。江河雖廣。輪舟有准行有不准行。機器廠聽人設立而自不設立。則偏枯資亂。百弊叢生。不改固不能。改亦終無所利也。此之謂不知本。

分合

地利人功資本。生財之三要。然孳生之力。則有多寡大小之分。英國有數郡。物產至富。昔也淪爲澤國。蕩若邱墟。後以智巧轉移。磽田變爲沃壤。此地利之因時而異者也。猶是刈稻梁也。英人一日之作。抵俄人者三。猶是造鐵路也。英人一日之工。抵法人者二。體性之強弱。技藝之工拙。繫焉。此人功之因地而異者也。地利有所退。以機器開之。人力有所窮。以機器濟之。時日之多費。道里之險艱。以機器通之。速之。此資本之分。因地因時而異者也。美洲密息比江濱。一片平原。產麥豐富。運歐售賣。費重利微。瑞士諸山。多產大杉。空谷朽株。無人過問。自輪舟鐵路通行。而二物皆售重價。

矣。澳大里亞之草田牧羊蓄息皮貴而肉賤猶棄物也。逮開鑛工徒雲集霧萃而內
價頓昂則地利因人而分也。人功之善者曰勤與巧。性情專壹各國皆不如英。勤賦
於天而巧關於學。同一腴田美產在蘇葛蘭之南鄙較英吉利值價尤多者。因蘇人
好學故耳。農人讀書識字則智巧所出耕穫倍豐。田價之貴貴由佃戶農猶如此。工
商可知則人功因學而分也。綜計英國一歲所生之物幾冠地球使非機器盛行雖
合傾國之力爲之不能及半。所用之器愈巧所獲之利愈豐以我之有餘補人之不
足亦以人之有餘補我之不足。卽以機器之有餘補地利人功之不足則資本因器
而分也。鍼之爲物至微也。一鍼之工凡歷八十手而成器。鑄鋼以爲綫截綫以合度
銳其首穿其鼻利其鋒磨之礪之整齊而束縛之使以一身兼衆役雖至巧者僅日
成二十鍼。今分而任之而每日每人可成五千鍼。加速至二百餘倍則加利亦二百
餘倍矣。此其故有三。用志不紛熟則生巧。一也不易器不曠時。二也。各以私智創新
機事半功倍。三也。且工之精粗不等則其工價亦不等。繫鍼紮鍼之役兒女子優爲
之而鋼綫鍼鋒非良工不能製造。每日工價自六錢遞減以至五分。使以一人爲之
精粗並驚卽一人能抵十人之力其鍼價猶當四倍於今。舉一鍼而其他可知矣。此
分職之妙也。機器代人工作而每一機器必有專司之人紡織棉花經二十四器而

成布。美國造船機器、鐵工、木工、分人司理、程工迅速、閱日而成。然則機器所長，在精與速，而所以能精能速者，則其用在分也。然能分之而不能合之，不可也。有同合、有異合、同業相濟，以多人合作，如造一路、開一礦、建一橋、併力一心，衆擎易舉，所謂同合者也。異業相濟，不相謀而適相成，如種棉、紡紗、織布、製衣，經歷多工，始堪服用，一事不備，功廢半途，所謂異合者也。然則生財之理，備於分合，而能分能合之道，莫要於通商。英人徧游天下，墾荒闢土，一人之產，不給多田，盡地利也。修道濬渠，先開互市，通人功也。創立商埠，輪舟鐵路，絡繹縱橫，厚資本也。每得一地，不數年而驟臻富庶者，職此故耳。新金山金礦大開，趨之若鶩，人疑礦利雖厚，墾業將衰，乃未幾而百物殷闐，農事亦益加興盛，散內地之金，以來天下之貨，而維多利亞一郡，遂頡頏歐亞名都，其驟興也若彼，印度古之大國也，徒以民習游惰，道路不通，轉運艱阻，此郡之米，不能救彼郡之饑，英人得之數十年，惟沿海之區，尙產棉花，罌粟其腹地荒涼蕪穢，如亘古未經開闢者然，其難興也若此，同爲英屬，同是英人，豈厚於澳而薄於印哉？抑拙於治印而工於治澳哉？三要不全，而分合之勢異也。按此書作於數十年前，前今印度鐵路四通

轉運靈便，北印度茶利突過中華中印度棉花頡頏美國，蓋卽用此書之說，竭力經營，臻茲繁盛，以今觀之，豈澳洲所能及哉？甚矣地利人功不可不求進步也。

以愛力轉國運說

錢塘汪康年撰

國者何也。以其能自完固也。質點相切而成物。若未受空氣之改變。而質點未相離。則同類之物。必無能損之理。若金類然。必已鏽蝕。而後見殘於同類之金。否則必有刃而後能錘銼之也。若木類然。必已腐朽。而後見殘於同類之木。否則必施以鋸削。而後能錘擊之也。惟國亦然。與他國同立於地球之上。而獨見弱於他國。則必其本質已有內離者矣。內離者何。失愛力是也。夫起於相忘者。終於相絕。起於相愛者。終於相成。是故農與農相愛。則通力合作。轉相告語。凡播種辨土。可以新法行之矣。工與工相愛。則居肆成事。互相勸勉。凡購器造物。事事可仿製矣。商與商相愛。則集資易廣。謀事易就。凡公司行棧。可如林而立矣。士與士相愛。則得失相較。善否相示。凡置書立會。可並時而起矣。官與官相愛。則善法相告。過失相救。凡興利除弊之事。可一旦行之矣。疆臣相愛。則救災捕盜。設防治水之政。不分畛域。而彼此形跡之見。可盡除矣。卒與卒相愛。則勝相讓。敗相救。而失伍棄軍之事。可免矣。將與將相愛。則進止攻守。互相應援。而無彼此不相顧之患矣。若夫上惟愛其下也。則恩威互用。而下必不忍蔽其上。官惟愛其民也。則寬猛相濟。而民必不忍疾視其官。將惟愛其卒也。則賞罰平均。而卒必不忍輕棄其將。且以全國之愛力。愛其君。則君益尊。以全國之

愛力愛其國則國益固以攻則克以戰則勝以守則完相愛而後能相羣相羣而後能相固是以愛力生強者也

夫責國之強必求器械之利士卒之勇將帥之武糧糈之足然是四者咸強國之末務也非本務也鷹之鷙由於嘴爪然安嘴爪於燕雀必頓失其鷙則以嘴爪是也其所以用此嘴爪者非也鷹之全體固皆與嘴爪稱者也犀之猛由於齒角然使安齒角於麋鹿必頓失其猛則以齒角是也其所以用此齒角者非也犀之全體固皆與齒角副者也然則不以全體之愛力生強而但求強於整軍經武得乎項羽百戰百克而卒見滅於漢則以項羽之愛力不如漢也竇建德王世充之徒非不足以抗唐也而愛力不若唐則卒併於唐故英之保黨公黨設心不同而其爲英則同美之共和黨合衆黨議論不同而其欲富強美則同普已蹶而忽興法將亡而復振以國勢雖衰而愛力如故也蓋惟其相愛也則必求所以相存求相存則必求所以自強是故農夫荷畚執鍤之時工人審曲面勢之時商人操奇計贏之時雖各營其私而心思所注射咸在於國雖以備質販豎之微咸不敢以國事爲後於是必思所以旋轉此國事者必思所以改革此政法者必思所以監察此用事之人者如此則雖欲不強不可得矣

夫相愛也者非僅相愛而已也有相愛之意則行事相勸利弊相告進止相助艱阻相扶過相隱善相稱得相賀失相矜成功相期同類相助如此則不期成而自成矣相忘也者非僅相忘而已也有相忘之意則行事相阻利弊相隱進止相撓艱阻相傾過相訐善相誣得相惡失相幸成功相忌同類相離如此則不期於絕而自絕矣然則察善敗之由審勸導之宜有國者宜何從焉

中國迭更艱阻而猶晏然無振作之意說者謂其守舊法也謂其多掣肘也謂其意見之歧也吾以爲由於不相愛也其仕者以爲我惟求敷衍抵塞終身不失官而已違恤其他士以爲我工制舉業卽足以自進何必勞心於他學商以爲我得新法當以自利何故公之人工以爲有便利之法宜秘不示人富者以爲他人之危急無與於我何必勞心以爲人是以通商數十年來坐視強族之逼處國勢之危險利權之全失而未有共謀一事特創一業以開維新之景象者公司屢創而屢蹶商會雖有而如無至若學會公會則尤未有見端蓋西人之事皆賴衆人之心力而後能成之而中國則斷無合衆人心力以成一事者嗚呼愛力之失人心之亡也人心旣亡欲求國勢之能振將何所必乎

今夫中國之人不能食於故土流離海外幸而成立又不得保護有被侵奪於他國

者如此則失愛力於我之旅民矣。編戶之民賦稅未缺。平居則官吏侵擾過當。饑饉則任其轉徙。而莫或過問。如此則失愛力於我之居民矣。工商以其巧力餬口。而釐稅無定章。保護無定法。以致折閱失貲無算。如此則失愛力於工商矣。隸名卒伍。無事則尅其名糧。有事則驅之前敵。罷歸則任其流徙。甚有爲丐盜者。如此則失愛力於武士矣。士讀書求官。然濫其取而狹其入官之途。有窮老不能自存者。如此則失愛力於士子矣。求俊秀之人。行之海外。而貲之學。學成則不復問。使求食於他國。如此則失愛力於學人矣。嘗以貲藉得策名仕版。然屢改其銓選之方。又不思所以維繫之。以致不能活八口。則失愛力於入仕之人矣。有位於朝者。旣已委之事而寵之官。然祿不足以給其養。使不能無他營。如此則失愛力於在朝之人矣。用是之故。有權藉者。專爲欺蔽侵漁。而不顧其上。富者寧懷金待寇。而不肯以資軍實。士以不與外事爲賢。良民以苟免爲得計。甚至比鄰不相知聞。北方饑寇。而南方鐘鼓。貧賤之人。聞富貴者之傾覆。則引爲慶幸。同國之人。而相待乃如此。環顧全球諸國。未有如是者也。

夫愛力甚者。先自愛其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彝狄。春秋之義也。是以春秋內大惡諱。內大夫卒日。凡以殊異於外也。孔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梟。

德然則不愛己國之人而愛他國之人者獨不爲悖乎然而今日之事有異於此西商正稅值百抽五華商完釐則有例內之追求有例外之苛索西人日用物皆得不稅華人仿造乃復從而徵之華船挂洋旗則遇關卡無敢過問華店用西商牌號則雖越禁踰制無所妨礙華商託西人報關則無羈滯之苦反是則留難訛索將不可言狀延請西士不惜重金禮聘華人卽才技與相齊等亦必薄其廩餼異其禮貌購物於西商惟所取求不敢與諧價入華人之肆則百端吹求必欲抑價短值而後快甚至有俟其折閱而冀其賤售者夫如是是驅舉國之人而使有外心也夫有外心則無內矣

夫以是解散渙釋之心而欲使成事是必一人可爲之事而後能成也若多至二三人則不能成矣又多至千百人及億兆人則愈不能成矣今使開行棧立公司皆千人以上練軍旅飭捕務皆萬人以上設學會建議院皆億兆人以上然而以彼此不相顧之人處之縱使明立規條選用賢哲亦必俄頃之間變故紛起局內則自相忌嫉局外則互相疑阻始而意見各執繼而彼此傾軋終且推諉避嫌而置正事於不問以軍則不武以財則不富以商則不能擴充以工則不能新異是何也以其不相愛也不相愛則相爭方自相敗壞之不暇何暇爲集事計然則有國者必行其愛之之

心盡其愛之之實以生其相愛之意於是相切愈密相附愈堅可以致富可以致富
舍是則何以焉

中國自強策

錢塘汪康年撰

事至今日危迫極矣挫於倭迫於俄侮辱於英教案蜂起回匪蠢動兵變民變之事
不一而足而瓜分中國之說西報屢載之西人屢言之雖至愚之人亦知其殆然而
廟堂無定策中外無定議舊弊未一除新猷未一布則非安於不爲卽以爲無策也
夫安於不爲則無論矣以爲無策尙未然也夫中國在今日猶以一羊處羣虎之交
曾不足以累其牙爪然而不遽動者羣雄角立未有所歸故艱於發難又無端戕人
命敗商務又西人所不欲爲故猶遲回以待之我苟能自振則西人之於我亦猶其
於日本耳惟我永不自振則彼惟恐爲人所得必將爭先以取之然則我國振興之
政不於今日則無及矣夫中國利之宜去弊之宜除誰不知之而卒無定論者蓋食
於弊者太多則必多爲之說以亂之多出其途以撓之蓋非不明不强之患而由於
權無所歸則無人焉爲發光與力之地也夫國朝承明之後懲於擅權朋黨之禍
故執政之臣名曰軍機大臣人多而權不一但能唯諾於上前而不能堅持其意也
但能恭擬諭旨而不能自發號令也然則苟欲聚其權以辦庶務舍立相莫由矣